

戏曲艺术在媒介迭代中不断焕发活力

孔培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新媒体迅速崛起,为戏曲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在新媒体上传播的戏曲,既有完整的剧目展播,也有碎片化的截取,显现出拼贴与杂糅的特征。对此,有人认为新媒体不利于戏曲艺术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碎片化的传播破坏了戏曲艺术的完整性,挤压剧场盈利空间,还滋生了部分演员急功近利的心态,威胁着戏曲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新媒介对于历史悠久的戏曲艺术而言究竟是助力还是阻力?

纵观历史,媒介作为传递信息与文化的重要通道,始终深刻影响着戏曲艺术的发展轨迹。1872年,《申报》在上海创刊并开辟戏曲广告专栏,标志着纸媒成为传播戏曲演出信息的新载体,打破了传统戏曲仅在固定场域内表演、传播的局限。此后,20世纪初期,唱片、电影、广播技术与戏曲艺术相遇,这些能够真实记录戏曲声音与影像的新兴媒介,助推了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发展高峰的到来。1877年,留声机发明,人类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对声音的原样记录与再现。唱片技术传入中国后,与当时蓬勃发展的京剧艺术相互助力、互为成就。唱片的收音与反复播放功能,使得京剧唱腔从戏曲的唱念做打等综合性艺术元素中抽离出来,强化了唱腔的独立审美价值和传播能力。随着京剧名伶对唱片功能的认识加深,挑选、打磨、灌录优秀唱段成为他们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剧唱腔艺术借此获得了空前发展。与此同时,

无线电广播的普及使京剧唱腔的传播范围突破了固定场域的限制,极大拓展了京剧的欣赏群体。可以说,京剧唱腔艺术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巨大的艺术成就和深远的艺术影响,与唱片、广播技术的产生运用及由此产生的传播效应密切相关。

如果说唱片技术对戏曲的唱腔与声音品质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那么戏曲电影则对戏曲视觉品质的提升起到了助力推动作用。在电影媒介中,演员的动作表情、舞美服饰都得到放大、强化与延伸。例如,在运用3D技术拍摄的京剧电影《曹操与杨修》中,以3D出屏的方式突出演员眼睛里的神态表演,在生死博弈间,京剧演员丰富的眼神变化、含而不落的眼泪处理等表演细节被放大展示,让观众充分感受到在舞台表演中无法从远距离捕捉到的艺术细节。运用4K全景声技术,并以2000多万元票房打破国内戏曲电影票房纪录的粤剧电影《白蛇传·情》,依托具有东方美学气韵的电影特效,将戏曲的打戏和水袖在虚实相间中展现得美轮美奂。还

有大型实景沪剧电影《敦煌女儿》、京剧电影《霸王别姬》《锁麟囊》《安国夫人》、昆曲电影《邯郸记》等,都运用了当下最先进的视效技术,使得戏曲的视觉品质在电影媒介技术的加持下取得了重要突破,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所说:“实现了经典性与电影化双轮驱动的守正创新。”

由此可见,每一次媒介更迭都对戏曲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无论纸媒、唱片还是电影,这些当时的“新媒体”都将戏曲艺术中的某些元素加以提取、放大,进而提升了戏曲的综合艺术水准。

进入21世纪,短视频、直播等网络平台崛起,优秀的艺术表演被聚焦凸显,获得海量传播,一些戏曲演出中的碎片化内容成为吸引新观众“入圈”的钥匙。如关注度极高的越剧《新龙门客栈》,演员无意中“转圈圈”的谢幕动作一夜之间为越剧圈粉无数,“戏曲+沉浸式”的新形态观演模式也赢得了更多年轻人的喜爱与追捧,成为新媒体下戏曲火爆出圈的典范。上海

京剧院演员傅希如曾在微信公众号发布边演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边在后台换装的两分钟短视频,为观众呈现了紧张有序的幕后场景,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方面,借助今天的新媒体平台,无论名角儿还是普通演员,甚至是观众,都能更加便捷地参与到戏曲的创作、欣赏与学习环节。根据2023年某短视频平台的信息显示,粉丝数量排名前十的越剧账户,除越剧名家茅威涛外,其余博主均为专业的民间剧团的青年演员,甚至只是越剧的业余票友,如黄龙越剧团的金玉婷以132万的粉丝数量高居榜首,她通过与网友的互动,对剧种的传播发挥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当然,兼具戏曲名家与网红博主双重身份的艺术家的不在少数,如京剧名家王佩瑜、豫剧名家李树建、淮剧名家陈澄、黄梅戏名家韩再芬等,都为将观众从网络引流到舞台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陈澄用淮剧翻唱《神女劈观》收获了353万的播放量,有网友在她账号下留言:“小时候对于戏曲根本听不进去,来了B站才知道听来

竟然非常入耳。”另外,直播打赏功能的开通,不仅让年轻戏曲演员有了更灵活的展示舞台,也为他们补充了更多收入来源,许多已经转行的演员开始重回戏曲行业。

可以说,网络重构了戏曲的创作、传播与接受生态,为戏曲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

面对与机遇并存的挑战,戏曲界要坚守戏曲艺术本体,明确无论媒介如何变化,“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等戏曲核心美学不能丢,在创新传播形式的同时,确保戏曲艺术的根脉得以延续。要充分发挥新媒体在表现力和传播力上的优势,利用VR、AR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戏曲体验;通过大数据分析观众喜好,实现精准传播,让技术真正服务于戏曲艺术的呈现。

从戏台到数字媒体,戏曲演出的形式不断丰富,但戏曲作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价值始终不变。只有善用新媒体,在传承中坚守艺术本真,在创新中拥抱时代变化,戏曲才能在当代社会焕发新生,继续在人类精神文明的长河中闪耀光芒。

仁兴里之火

高德臣

当年的烽火
早在这里熄灭
不老的初心,饱含着无限的寄托
今天的炉火
比昨天更加热烈
千米长街是四平清明上河图
天南地北的美味,在这里约会
胃的品位越来越高
眼花缭乱,艰难地选择
熊熊的篝火
是美味与松弛的融合
不同服饰与游人载歌载舞
如多彩的陀螺
红灯笼与霓虹,辉映闪烁
媚眼发光,一派祥和
火火的仁兴里
灯火里的四平
飞出一支幸福的歌

时空叠影中的精神火种

——高德臣《仁兴里之火》的三重火焰意象解析
高路

一、历史烽烟与现实炉火的意象转译

诗歌以“当年的烽火”破题,用军事意象锚定四平作为历史战场的厚重底色。“熄灭”一词并非终结,而是以灰烬为伏笔——当烽火转化为“今天的炉火”,军事隐喻便悄然嬗变为民生图景。这种转化在“千米长街是四平的清明上河图”中达成立体呈现:北宋张择端笔下的市井繁华,在当代四平被解构为“天南地北的美味/在这里约会”,战争记忆通过味觉符号完成温柔的现代性转译。诗中“初心”的具象化处理尤为精妙:不老的精神寄托并未悬浮于口号,而是沉淀为灶台升腾的热气、食客选择时的“眼花缭乱”,让历史厚重感与生活烟火气形成奇妙的张力平衡。

二、光影符号的情感拓扑学

诗歌对光的处理暗含情感逻辑:从“红灯笼与霓虹,辉映闪烁”的视觉交响,到“媚眼发光”的拟人化移情,再到“火火的仁兴里/灯火里的四平”的意象层叠,光的意象完成从物理照明到情感载体的蜕变。尤其“飞出一支幸福的歌”的通感运用,让光的轨迹转化为声波的流动,使全诗在“祥和”的氛围中升腾为可感知的情绪场域。这种光影叙事与开篇“烽火熄灭”形成闭环结构——当战争的火光转化为和平的灯火,诗歌便超越地域书写,成为关于民族记忆重构的隐喻性文本。

三、语言张力中的时代寓言

诗人对“火”的意象进行三级变奏:烽火(历史)一炉火(民生)一篝火(文化),每一次变奏都伴随着语言的陌生化处理。“胃的品位越来越高”以生理需求映射消费升级,“艰难地选择”暗喻物质丰裕时代的幸福困境;“多彩的陀螺”用童趣意象消解文化差异的隔阂感,“幸福的歌”则以民谣般的直白收束,让宏大主题落脚于个体可感知的情感体验。这种将历史哲学、文化政治学与日常生活美学熔于一炉的写法,使诗歌成为解读当代城市精神的独特注脚。



昆曲被称为“中国百戏之祖”。近年来,湖南省昆剧团通过举办“青年演员培训班”“昆曲艺术进社区”等活动,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演员,使这项古老的艺术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和喜爱。青年演员们学习、传承、推广昆曲,传统文化与青春活力相映生辉。

陈思汗 摄

旅居热,折射旅游业发展新趋势

明庆忠

推动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建设旅游强国,意味着旅游业从规模到效益、从供给到消费、从硬件到软件、从产业到品牌、从法治到人才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旅居是一种生活化的旅游活动,也是旅游市场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旅居业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正在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社会关系。

发展旅居业,促使旅游业发展思维转向。旅居正从单一的观光,转换扩展为一种多维度的“居”“游”结合的生活方式,实现从“欢迎来到旅游”到“住下来生活”,拓展旅游业发展的价值渠道,使旅游业发生质的变化。从走马观花到“停下来享受”,延长在旅游目的地地的时间;从“逛吃”到“住用”再到“沉浸式生活”,促进“流量变现、存量盘活、增量管控、变量融合”转变,拓展消费空间,拉长产业链,促进一些地方从观光型旅游目的地转向“观光+度假”等综合型旅游目的地,推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发展旅居业,引导发展方式转变,促进资源价值更好变现。随着旅居人群变化及旅居消费理念变化,更多旅居业态产生,更多业态介入,激发旅游市场活力和创造力。人们注意到,不少地方的酒店、景区等适应新趋势而转型,许多有条件的民宿转向旅居,同时将原有民宿营销及管理方式代入旅居,在获客

上更加年轻化、更具时尚性。有的地方发展乡村旅居,形成“村集体+农户+运营主体”联农带农益农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发展旅居业,带来效应价值增加。坚持市场化、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方向,带来旅居业业态发展、经营主体培育、人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配套、宣传推广赋能、促进文化传承和活化利用等效应。体验式消费正改变传统零售格局,为人们提供更多文化体验机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一改一般观光旅游中交通等非弹性消费占比大的情况,增加了弹性消费和在地花费。地方美食消费已成旅居消费的一大支出,越来越多的旅居者注重在康养疗养上消费,以民宿、青年旅社、经济型酒店等为代表的经济型住宿也成为主要选择,还有不少人购买第二居所、租赁当地人自有房产旅居。

发展旅居业,促进旅游业创新发展,拓展旅游目的地内涵与外

延。在产业重构上,其突出特点是围绕“游”“居”产业链纵向拓展与横向延伸,涵盖资源开发、服务提供到终端客户体验各环节。扩展文旅产业发展空间、激活文旅增量,串联起上游、中游和下游产业链,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使旅游产业活力进一步释放。

发展旅居业,促进旅游业量质齐升。旅居业促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兴起,提供更细化的专属服务。例如,定制化住宿体验更注重为客户设计符合个性需求的住宿环境。健康主题房、文化主题房、自然景观房等提供不同体验,使客户在异地居住时仍有高度的归属感和舒适感。个性化健康管理也是如此。基于客户健康数据和生活习惯,提供量身定制的健康管理方案、心理支持和康复治疗服务,让客户在享受旅居生活的同时兼顾健康管理。提供定制化的深度文化体验、主题活动,提升客户对当地文化的认识了解和旅居体验的丰富性。

为影视产业提供更多制度保障与动力源泉

于成



今年以来,我国电影产业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票房冠军、

全球动画电影票房冠军等一系列新纪录。在取得佳绩之余,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新型放映模式异军突起,以及影视市场规范化治理的现实需求,也对我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课题。当下,我国影视产业改革正逐渐深化为以政策为先导、技术为引擎、艺术为根基的系统性文化革新。

政策是驱动影视产业跃升式发展的核心杠杆。今天,我国影视政策以实现“电影强国”为目标,注重通过全链条扶持、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跨区域合作、重构产业生态,为新技术赋能,做大电影经济总量,为影视产业集群从要素聚合迈向创新协同提供关键的制度保障与动力源泉。影视产业集群通过规模效应推动文化生产力、传播力和软实力系统性增强。产业集群不仅是相关企业、机构等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更是人才、资源、技术、资本等要素的耦合,从而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应。围绕产业集群制定相应政策,能够为文化强国提供重要的战略支点。如广东珠江江口影视产业带一方面在选题、拍摄、出口等环节形成了较完善的奖补机制,另一方面构建“广深双核+卫星城”模式,鼓励剧本创作、后期制作、衍生品开发的跨域协同,充分发挥地方优势。推动产业集群从“政策输血”转向“生态造血”,需进一步打破行政边界,实现影视基地、本地摄制组与外省编剧、特效团队实时协作,并建立跨省版权交易平台。

技术革新是影视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引擎,它驱动着影视工业化体系跃升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影视艺术发展史不仅是艺术的历史,也是一部技术的历史。政策对新技术的支持,不仅可以提升影视工业化水平,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影视产业迭代升级,还可以通过制订国家技术标准等,促进拍摄方式创新,激发创作者利用技术手段讲好中国故事、优化观影体验。4K/8K超高清、人工智能、虚拟制片等技术应用被地方陆续纳入扶持范畴,使得创作者有条件打破过去的创作规则,探索更多的艺术可能性。例如,深圳水下机器人技术通过颠覆传统拍摄方式,重新定义了“水下视觉”的可能性;智能设备主导的全域感知不仅催生了《蛟龙行动》等影视巨制,更在海洋科研、生态保护等领域开辟了新的认知维度。技术,始终在解构与重建影视美学的边界。以新技术为引擎的制片流程正在拓展艺术表达的维度,生成新的美学体验。

艺术作为影视繁荣的核心基因与价值灵魂,其内在的思想深度与美学高度是驱动影视创作从量级扩张向品质升级转型的根本引擎。影视文化繁荣不仅体现在作品数量和技术水平上,更体现在思想和艺术价值上。创作者不应该仅仅取悦观众,而是应当通过创作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来陶冶情操,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之际提高审美水准。不管技术如何迭代,艺术价值始终是保障文化作品质量的根基。另外,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参与创作,已有一些地区在尝试完善贡献度确认机制,并对剧本整体的原创度和艺术价值予以评估,限制同质化的AI剧本。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保护影视的艺术创造力。如今,数字技术正在为影视想象力插上新的羽翼,许多古老故事得以用新的艺术方式释放出新的魅力。

优秀的影视作品既能创造票房奇迹、激活文创消费,又能承载美学与艺术价值,提升大众的审美品位与文化水平。未来,随着影视产业政策从“扶持引导”向“要素耦合”深化,影视产业或将成为我国文化创新、走向国际之最富活力的试验田。